

泪洒相思路



赖永毅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酒相思路

赖永毅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序 幕

雨慢慢地停息下来，海湾里只听见海涛拍岸的声音。

海滨的夜是宁静的。在这分外温馨的时刻，一切都在沉睡，只有带着股咸味的风在轻轻抚摸梦中的海滩，仿佛在哼唱着一支动听的曲子，赞美这宁静而美丽的和平之夜。

南方海疆此刻正沉浸在一片安宁静谧之中。

突然，一阵马达声由远而近传来，一艘高速摩托艇由南向北快速驶来。

后面紧接着出现了一盏探照灯，强烈的光柱直射在小艇上，影影绰绰现出几个人影。同时，具有强烈金属声的广播喇叭传出了威严的命令：

“前面的摩托艇请注意，我们是中国海关海上缉

私大队，马上停船接受检查！”

摩托艇上的人似乎没有听见，马达叫得更欢了。

广播到第三遍，缉私艇开枪了。

“砰——”这是对摩托艇的警告。

可是，摩托艇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把速度开到了极限。

“哒哒哒”，缉私艇上射出的一梭子弹正好击中摩托艇油箱。

“轰——”海面上升起一团火焰。

摩托艇油箱爆炸，艇上的人纷纷跳入水中。

……这一次，海关人员只在跳水的人身上发现了一点海洛因，其余收获甚微。

而被抓获的三个人的口供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互不相干。

但三个人的供词有一个共同点：另有一个不认识的人，上艇后一直沉默不语，缉私艇一出现，他便跳入了海中。

海关和公安部门有关人员分析了这个案例后，认为这是一桩奇怪的案子……

第二天清晨，两个赶海的小孩在海滩上发现了一双用作潜泳的脚蹼……

1

昏黄的路灯照着幽深的小巷，投射出满街椰子树的长影，仿佛不愿意让人看见拐角里那幢老式小楼似的。

街上行人渐渐稀少起来，偶尔走过一两个，又都是步履匆匆，一阵风似地消失在远处。道边的法国梧桐便在这阵风里沙沙地扔下几片枯叶，阴影投到昏暗的水泥地上，叫人想起神话里恶魔的黑色巨爪。

蓦地，南面港口传来一声汽笛的长鸣，高亢中夹着低沉，仿佛一对恋人倾诉久别相思之苦。

悄悄地，头上悬着的一团乌云越积越厚，懒洋洋的树木突然好像精神倍增似的，在夹着潮气的风中哼哼叽叽摇起了头。

一道闪电，将朦胧之中的玄港市照得通体透亮。

但还未让看清它的真面目，就迅猛的将它重新闭合在了黑暗之中。

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在这叫人烦闷的空气里，拐角小楼好似不甘寂寞，射出了两道昏黄的灯光。

“叮……”，电话铃响了。

“喂，俊吗？我是你的娴呀……”一个女子的声音，温柔而妩媚。

“叭！”耳边响起双唇相碰的声音，一个男子富有磁性的声音传了过来，“娴，我亲爱的，快来吧，我的车十分钟以后就停在街心花园了……”

“嗯——”女子作娇声道，“我可不愿出去……”

“哎呀，不是说好的吗？新华大剧院今晚的票可不好弄。再说，这可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吉赛尔》……”

“那你还不来接我！”

“好吧，我马上就到！”

“啪”，电话挂上了。应娴用一个优雅的舞姿将耳机搁到乳白色的座机上，脸上浮现出神秘的笑容。

这栋小楼的使用权，属于应娴的父亲——玄港市市政府办公厅主任应廉培。应娴是他的独生女儿，理所当然就成了小楼的公主了。

五十八岁的应廉培官运亨通，在短短的几年内便

由一个区委书记升至现在这个地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哈哈，这完全是老首长对我的培养，哈哈……”

当女儿的可听不惯这习惯性的谦虚之辞：

“什么培养，还不是领导班子年轻化让你给撞上了！”

“哎，嫔儿，话不能这么说嘛，你在市歌舞团去锻炼，也还不是市长伯伯对你的培养嘛！”父亲笑咪咪地喝了一口浓茶。

“烦死了，那是人家自己有艺术细胞嘛！”这时候，父亲便伸出指头在女儿鼻子上轻轻一刮，然后放声大笑起来。

在这样的父亲面前，女儿能不娇惯吧？应嫔自己可不会这样看。她弄不清楚，自己在市歌舞团里当一个“跑龙套的”，为什么让父亲感到这样满足。你瞧，这几天，英国皇家芭蕾舞团抵达本市，占着新华大剧院跳什么《吉赛尔》，市歌舞团可就得“靠边站”，眼看着这些洋人们在台上搔首弄姿，镇得市歌舞团的台柱子一天到晚都蔫不拉叽的，能让人高兴吗？

“有什么好笑的？”她大叫一声，看着父亲那惊愕的样子，自己却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声来。

一辆“波罗乃茨”轿车在楼前悄悄地停下，一个身材修长的小伙子跳出来，向楼上跑去。

站在楼上窗前的应嫔似乎觉得小伙子背后有个

黑影一闪。她愣了愣，再看却什么也没有，一丝疑虑一晃而过。

“宁俊，快上来！”

宁俊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她的面前，盯视着那双大眼睛：

“快走吧，要不就要迟到了。”

应娴没有作声，稍停，她清了清嗓子说：

“我不想去了。”

“不想去？为什么？”

“不为什么，只是想跟你说说话。”说着，她推开了卧室的门。

宁俊连忙问道：

“那，应伯伯呢？”

“他出差去了，可能要下周才能回来。快进来吧。”她那对大眼扫视着宁俊英俊的面孔，忽然抿嘴一笑。

他心头一热，一下捧住了她那双温软的小手。

她把头靠在他宽厚的胸脯上，轻轻说道：

“还去看戏吧？”

“啊，不去了，我陪着你……”

当宁俊下楼锁好车重新回到房里时，应娴已换了一套衣服，坐在长沙发上。

“俊，刚才你下楼去时，是不是碰着什么了？”

“没有啊。”

“我好像听到了有什么动静。”

“大概是猫吧。”

“好了，别管它了。亲爱的，你过来呀。”

这对恋人便沉浸在长长的亲吻所给予他们的幸福之中。过了一会儿，应娴意识到这已经不能使她获得更大的满足了。

“亲爱的，我去去就来。”她一边说着，一边褪下外衣。一套比基尼泳装所包裹着的苗条丰满的胴体便展现了她的恋人的眼前。

宁俊一下看呆了。

他的意识朦胧起来。他没有看清楚应娴是怎么迈着一双赤脚从他眼前走过，他也没有听清楚浴室中传来的流水声在哼唱着什么，甚而至于他是怎么与这具胴体相拥在一起的也没有印象，只是觉得仿佛有一股热带的风暴在他的血管里盘旋，无数种敲击金属的音响在他的耳边萦绕，渐渐地他感到一个火热的身躯和他的灵魂相撞击，他的一切都被这饥渴的欲望所吞噬。

.....

不知过了多久，他们仿佛从一座多次盘桓的山峰一下子跌到了平地上，喘息未定，动弹不得。

两行热泪从宁俊眼里流了下来，挂在他白晰的脸颊上，在灯光的映照下，恰似两串玉珠，滚落在应娴

火热的双唇上。

还没来得及等应娴发问，突然，没有关严的卧室之门被人一脚踹开，一道炫目的闪光伴着一声“咔嚓”——这是照相机所特有的闪光和声响——吓得两人魂不附体。

等这对男女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赶快抓过衣被盖住身子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用已由楼上响到楼下，迅速远去。

宁俊顾不得穿衣，跳到窗前，挑起窗帘向外望去，只看见一条淡淡的黑影，正翻过院墙，飞快地向大街那头奔去，一会儿就消失在黑沉沉夜幕中。

这时，又是一道闪电，蜷缩在床头的应娴不禁尖叫一声，蹦起来扑到宁俊的怀里。

“轰隆……”雷声响了。宁俊搂着怀里的惊魂未定的女人，牙齿咬得格格作响。

“他妈的……”

“哗——”在又一阵雷电之后，倾盆大雨终于铺天盖地而来。

一辆“野马”越野车，沿着笔直的柏油马路疾驰一阵后，拐进了一条崎岖的小道，刺目的车灯射向远处，犹如两只白色魔爪撕扯着朦胧的夜幕。

驾车人身穿一件黑色夹克衫，内衬天蓝色衬衣，

阴沉严峻的脸随着车身的摆动微微扭曲变形，一双粗大的手在方向盘上挪来挪去。他追赶着什么的把车开得飞快。

这辆车的目的地就是玄港市西郊来凤山中的一座废弃的道班房。

这座道班房，原是保养这条小道的养路工人的驻地。柏油马路通车以后，公路局的人曾考虑将这座房子拆除掉，可不知什么原因至今未见动静。

此时，道班房的后院，烛光摇曳。三个粗壮的汉子正围着一架便携式录音机在疯狂地扭动着硬梆梆的腰，嘴里喘着粗气，就像三条发情的公牛在水泥地上乱蹦，呼呼直响。强劲的音乐声中不时混进一两声类似野兽的嘶声大喊。

一个瘦高个子站在围墙边上，嘴里咬着一支过滤嘴香烟，不动声色地望着这三个大汗淋漓的家伙。这人姓钱，平时人们都叫他阿强，他是目前这个奇特去处的最高头目，因为他的顶头上司还远在十几里外的市里，所以他得抓紧时间颐指气使一番。

“别闹了！”他双手叉腰，一只脚踩上面前的石凳，“你们三个别在哪儿现丑了，还是叫阿翠教你们几手吧！阿翠——”

话音刚落，从黑暗中颠出一个身穿浴衣，披头散发的年轻女人，她合着音乐的节拍扭到三个男人跟

前，一忽儿摸摸这个的脸，一忽儿揪揪那个的鼻子。其中一个黑胖子浑身瘙痒难禁，伸手在这个女人的胸前摸了一把。

“啪”阿翠一记耳光扇到黑胖子脸上，“老娘叫你狂，呆会儿叫你知道老娘的厉害。”

她扭到激越之处，突然解下浴衣猛地一抛……

“好哇……”几个汉子怪声大叫起来，黑胖子捂着红得发紫的脸哈哈大笑，所有的人都张大嘴巴贪婪地注视着这个丰满女人。

阿强把眼光投到躲在黑暗处树荫下的一个勾着头默不作声的人身上：

“小妞，过来！快过来！”

这是一个十七岁的女子，身材小巧玲珑，稚气的面孔上两潭秋水中正漾着惊恐的波浪。如果不是在这种场合下，一定会有千万个崇拜者向她献上爱情的信物。

她叫真真，家在百里之外的临海渔村。

她的父母在她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后，将她许配给了一个四十岁的万元户。在临嫁的前一天晚上，她混上一艘货轮，随波逐流，漂到了玄港市。当一伙人贩子把她交给阿强的时候，她已经饿得昏死过去了。

想不到这个贱货不识相，半个月来，不但丝毫不接受“风情专家”阿翠的开导，反而出口伤人，连自

谓为其救命恩人的阿强也不让近身。黑胖子心想，真他妈叫人想不通，哼！

“想通了吗？”阿强压抑着心头的恼怒，喷出一口烟雾。

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就是拒绝，阿强想，让你轻松过关了，我是狗娘养的。

“听着！”他把没有吸完的半支“牡丹”摔掉，“老板指示，先让她好好观摩观摩。阿翠，老黑，该你们表演了！”

老黑一声欢呼，伸手将舞兴正浓的阿翠抱起来，大步向侧屋奔去，阿翠在老黑的身上还千娇百媚地扭动着那经过“特殊训练”的腰。

“不！”真真尖声大叫，想要重新躲到黑暗的树荫深处，但是两个如狼似虎的汉子抓住她，两双鹰爪般的大手使她动弹不得。

阿翠和老黑在一张简陋的木床上滚来滚去，嘴里不知在哼哼着什么。

此时，一直充当着指挥的阿强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两个男人把姑娘按住，开始剥她刚换上两天的紧绷绷裹住全身的牛仔服。两天前，他们曾撕烂了真真那一套天蓝色的学生服。这一套衣裤是阿强充好人，送给她的“礼物”。

两个男人疯狂地哈哈大笑，而姑娘的尖叫声逐渐变得喑哑无力。

“开演了！”黑胖子怪笑着从床上扔下一堆衣服。

“慢着！”阿强突然从门外伸进他那烫得满头卷的长脑袋，“快收拾起来，有情况！”

顿时，屋里发生了旋风扫过一般的变化。阿翠带着真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阿黑则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重新披挂整齐，变成了一个纯朴厚道的老实小伙。

现在，就是一百个公安局长驾临此地，都绝不会想到这里刚刚发生过为法律所不容的兽行。

围墙外面，“野马”越野车的轰鸣声由远而近，戛然而止。

一个块头魁梧的人影从车中钻出，没有作丝毫的停顿，径直向道班房走去。在他飞身一跃，双脚牢牢地站在围墙上时，两枝长杆电筒的光柱从院内分两个方向射来，把他宽阔的胸部罩在雪亮的光网中——恰好一绺树叶遮住了他的脸。

阿强小心翼翼地审视着眼前这个不速之客。他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不能鲁莽对待，否则，命运难测，说不定今天就要栽了。

“朋友，如果缺钱花的话，不妨直接跟哥们儿说一声！”他拿腔捏调地说着，心里忍不住一阵发毛，虽然

他知道那三个汉子手里有“家伙”，随时都可以把不速之客打翻在地，但他还是觉得背心有一股冷气顺着脊梁直冲后脑勺。

来客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蓦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真真不知怎么又溜到院里来了。她一边挣扎着，力图甩掉抓住自己胳膊的阿翠，一边高喊“救命”。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有意思！”来客开口说话了，一副大大咧咧的嗓音，“难道你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迎接一个辛辛苦苦摸着黑赶了十几里路的远客吗？”

“哦呀！是九哥呀！”阿翠的耳朵特别灵敏，一听声音就明白是谁了，因而大呼小叫起来。

几个男人满身绷紧的肌肉随着心头落地的那块石头顿时变得松弛，紧接着，一种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的笑容堆上了他们的脸。

“哎呀，九哥，怎么不事先捎个信儿呢？”在一片谄媚声中，仍然是阿翠的声音最响，“我也好叫弟兄们准备准备呀！”

阿强白了她一眼：

“九哥，你叫我办的事，正在执行。”

已经坐到了院内石凳上的九哥，瞥了一眼蜷缩在树荫下的真真：

“怎么，这小姐还不听话？”

秃鹰般锐利的目光，刺得真真一阵畏缩。

“九哥，你好好休息，我们这就去教训她……”围着九哥侍立的几个人争先恐后地说道。

“闪开！”九哥恼怒地大喝一声，“给我带过来！”

他用一种观赏动物的眼光打量着低头站在面前浑身哆嗦的真真，忽然觉得一种快感涌上心头。

“我的小美人，你是不是要我亲自伺候呀？”

真真扑通一声跪下了，她带着哭腔道：

“先生，你就饶了我吧！”

“好、好、好，我这个人最重感情的，如果你对得起我，那么什么事情都好办了。起来，起来呀——

他拖长声音，唱歌似地说道，然后抓住她的一双手猛力一拉，真真不由自主地扑到了他敞开衣襟的怀里。没容她作出什么反应，一阵暴雨似的吻，疯狂的落在她的唇上、脸上、脖子上。

“不——”真真仿佛被人捏住了喉部一样，声音嘶哑、发瘪。

九哥猛地一推，真真跌倒在地上。他手里仅抓着她的一根小指头。

“啊——”突然，响起了一阵裂人心肺的惨叫，原来，在九哥的猛力扭曲下，真真的小指头已经骨折。

“哈……”周围的男女放声狂笑，与九哥脸上的冷

酷神情交织在一起。

蓦地，好似一道霹雳划破夜空，一道类似于闪电的强光，使得在场的人都偏过脑袋向围墙外望去，刚才的表情还分别定格在他们的脸上。

只见围墙上一条黑影一闪，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九哥一挥手，一掌打在真真脸上，他大叫一声：“追！”

阿强与那三条汉子便如听到主人下令出击的猎犬，飞快地冲出了院门。

九哥叹了一口气。他知道，在这沉沉夜幕中，要想捉到那个胆大妄为的偷拍者，无异于大海捞针。

算了吧，他抓起一个茶杯摔得粉碎，同时，他身上的衣服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扔到了地上，露出一身疙瘩肉。

他慢慢地走向真真。

真真在徒劳地哀求着、后退着……

只有躲进了黑暗处的阿翠在幸灾乐祸地窃笑……